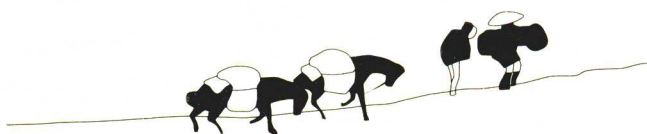


阴翳礼赞

たにぎきじゅんいちろう
〔日〕谷崎润一郎——著

刘子倩——译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いんえいらいさん

阴翳礼赞

いんえいらいせん

たにざきじゅんいちろう

〔目〕 谷崎润一郎 — 著

刘子倩 —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阴翳礼赞 / (日) 谷崎润一郎著 ; 刘子倩译. -- 南京 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8.12

(掌悦经典)

ISBN 978-7-214-22659-4

I. ①阴… II. ①谷… ②刘…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
- 日本 - 现代 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29290号

书 名 阴翳礼赞

著 者 [日] 谷崎润一郎

译 者 刘子倩

责任编辑 卞清波

装帧设计 凤凰含章
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
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5.5

字 数 140千字

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22659-4

定 价 39.8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美不在于物体本身，而是在物体与物体形成的阴翳、明暗。一如夜明珠如果放到暗处会焕发光彩，曝晒在白日之下却失去珠宝的魅力，离开了阴翳的作用，美也将不再是美。

• 目录

阴翳礼赞

1

懒惰说

47

恋爱与色情

69

厌客

1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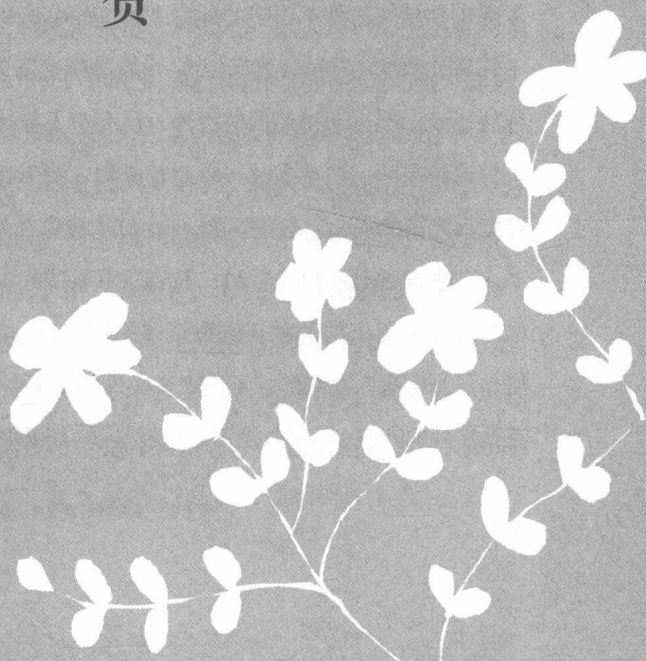
旅行种种

133

厕所种种

161

阴翳礼赞



1

今日,喜欢修缮房子的人若要建造纯日式的房子,往往会在架设水电、煤气等管线时煞费苦心,努力设法让那些设备与日本和室融为一体,即便是没有盖过房子的人,只要去过日式饭馆或旅馆的人,就会发觉这一点。特立独行的茶人雅士将科学文明带来的恩泽视之度外,若是在偏僻的乡下搭建草庵或许别有风味,但是既然携家带眷定居都市,纵使要标榜日本风情,也无法排除现代生活必要的暖气及照明还有卫生设备。于是,穷讲究的人连装设一部电话都要苦恼半天,尽可能把电话安装在楼梯底下或走廊角落这种不碍眼的地方。院子的电线也要埋设到地下,房间的电灯开关要藏在壁橱或遮雨板旁,电线要绕过屏风后面等,殚精竭虑之下,往往也会出现过于神经质的行为,反而庸人自扰。实际上我们早已看惯电灯这种东西,与其多此一举遮遮掩掩,倒不如装上传统的那种附带浅碟型反光罩的乳白色玻璃灯泡,任由灯泡裸露在外反而更自然朴素。傍晚,从火车车窗眺望乡村风景时,看到茅草屋顶的农家纸门背后,幽幽亮起如今被视为落伍的那种浅碟型灯罩的灯泡时,甚至觉得别有风雅之趣。但是说到电扇这种东西,无论声音或外型,至今仍与日本和室格格不入。若是普通的家庭,不喜欢便不用也就是了,可是到了夏天,做生意的人家,

不可能只顾着迎合主人个人的喜好。我的朋友身为偕乐园主人^①，对于房屋装潢也相当考究，他讨厌电风扇，始终不肯在客房装设，可是每年夏天都有客人抱怨，最后还是只好妥协。至于我自己，前几年自不量力地投入大笔金钱盖房子时，也有过类似的经验，如果连锁碎的建材或器具都要计较，就会碰上种种困难。单就一扇拉门为例，基于个人喜好，我并不想镶嵌玻璃，可是话说回来，如果完全使用白纸，在采光及门户安全等方面又会出问题。最后只好内侧贴纸，外侧镶嵌玻璃。为此必须有表里两扇门框，费用也会增加，问题是就算做到这种地步，从外面看来也只是普通的玻璃门，从内侧看来白纸的后面有玻璃，所以还是缺少真正的纸拉门那种朦胧的柔和感，反而显得俗气。直到那时我才后悔，早知如此还不如就用普通的玻璃门，但别人的问题尚且能够一笑置之，自己遇上这种事，却非得这样吃亏碰壁才肯死心。近来，市面上出现四角落地灯笼式、提灯式、八角式、烛台式等适合日式房间风格的电灯器具，但我还是不满意，特地去旧货店找来古老的煤油灯和常夜灯及枕畔灯笼，改装上灯泡。尤其费尽苦心的是暖气的设计。因为凡是冠上“炉子”之名的没有一个适合日本和室，而且煤气暖炉会发出嘶嘶燃烧声，如果不装上烟囱排气还会立刻头疼，就这点而言，即便是号称最理想的电暖炉，外型也同样煞风景。在矮柜里装设电车使用的那种暖气当然也是个方法，但是看不到红红的火焰，总会觉得少了点儿冬天的气氛，一家团聚时也无法享受围炉之乐。最后我绞尽脑汁，造了一个农家用的那种大炉子，

^① 指谷崎润一郎亲密友人笹沼源之助，经营中华料理店“偕乐园”。

里面装的是木炭形状的电热器，这样无论是烧开水或温暖房间都很方便，除了费用昂贵之外，就样式而言姑且还算是成功。好了，暖气的问题这下子虽然算是巧妙解决了，但接着伤脑筋的，是浴室和厕所。偕乐园主人讨厌在浴缸和地板铺磁砖，客人用的浴室是纯木造，但就经济与实用性来看，毋庸赘言，自然是磁砖更好。只是，当天花板、梁柱、拼木壁板等处使用了大量日本木材时，如果只有某一部分采用光鲜亮丽的磁砖，会与整体格格不入。刚完工的时候还好，等到再过几年，木板与柱子的木纹韵味出来时，唯有磁砖白溜溜亮晶晶，就像是拿竹子接木头。不过，浴室为了喜好尚可稍微牺牲几分实用性，说到厕所，却会发生更棘手的问题。

2

我每次到访京都或奈良的寺院，看到那些传统的、有点阴暗的、被打扫得非常干净的厕所时，总会深深感到日本建筑的好处。茶室固然也很好，但日本的厕所更有安定精神之效。那种厕所必然与主屋分开，设在可以闻到绿叶及青苔气味的绿荫深处，必须沿着走廊走过去，但蹲踞在那幽暗的光线中，在纸门的微光反射下陷入沉思，或者眺望窗外庭院时，心情着实难以形容。漱石先生将每天早晨如厕视为乐趣之一，据说那毋宁是一种生理上的快感，但要体会那种快感，再没有比寂静的墙壁与清新的木纹环绕，可以望见蓝天与绿叶色彩的日本厕所更好的场所。而且，容我再次强调，那种厕所必须具备某种程度的昏暗，彻底的清洁，以及连蚊子嗡嗡叫都听得见的安静这几项先决条件。我就很喜欢待在这样的厕所倾听绵绵雨声。尤其是关东地区的厕所，墙角边通常有一个细长的洞口以便将灰尘扫出去，因此从屋檐及树叶滑落的水滴，打在石灯笼底座上，湿润踏脚石上的青苔，最后渗入泥土的温润声响，近在身边便可聆听。适合虫鸣，适合鸟叫，也适合月夜，诚乃体会四季不同风物之清寂况味的最佳场所。想必自古以来也有许多诗人墨客从此处得到无数题材的灵感。所以多少也可以说，日本建筑中最风雅的莫过于厕所。我们的祖先善于将一切诗化，厕所本为住宅中最污秽的空间，结果反而变成雅致的场所，与花鸟风月结合，弥漫令人

缅怀的联想。和西方人劈头认定厕所肮脏，甚至忌讳当众提及的态度相比，我们远远更加明智，真正领悟风雅之精髓。硬要挑毛病的话，就是日式厕所因为与主屋分开，半夜上厕所较为不便，冬天尤其有感冒之虞，不过正如斋藤绿雨^①所言，“寒风吹拂自风流”，那种场所还是跟户外空气一样寒冷才舒服。饭店的西式厕所，只有暖气的热风扑面而来，那才真是难受。谈到这里，不惜重金建造日本房子的人，想必都是以这种日式厕所为最高理想，如果像寺院那样，房子宽敞人却不多，而且不愁没人手打扫的地方还好，若是普通住宅，要想常保清洁并不容易。尤其地面如果铺设的是木板或榻榻米，即使格外讲求礼仪规矩，勤快地拿抹布频频擦拭，污垢还是会很惹眼。于是，最后同样也要铺设磁砖，装设冲洗式水箱及马桶，采用净化装置，这样既卫生又省事，但相对地，也会与“风雅”及“花鸟风月”完全绝缘。倘若厕所采光明亮，而且四面都是雪白的墙壁，恐怕很难尽情享受漱石先生言及的生理快感。没错，一眼望去边边角角都纯白无垢的确很干净，但是对于自己身体排出的秽物下落，也犯不着如此惦记吧？一如美人即使肌肤洁白无瑕，若将臀部或玉腿裸露人前还是很失礼；那样大刺刺亮晃晃的实在不成体统，正因看得见的部分洁净无瑕，难免也会刺激人们联想到看不见的部分。像那种场所，还是笼罩在朦胧昏暗的光线中，分不清何处干净、何处不干净最好。因此，我在建造自家房子时，虽然装设了净化装置，但我完全不用磁砖，地面一律铺设楠木地板，试图酝酿出日本风情，但最伤脑筋的是马桶。因为众所周知，冲洗式马桶都是雪白的磁

① 斋藤绿雨（1868-1904），日本明治时代的小说家、评论家。

器打造,还附带亮晶晶的金属把手。若照我的要求,马桶不管是男用或女用,都以木制为佳。涂蜡的当然最理想,但就算是没有上蜡的原木,木材本身经过岁月风霜的洗礼也会散发出好看的乌光,木纹变得很有魅力,不可思议地镇定神经。尤其是在木制的小便斗铺上青翠杉叶,不仅好看也不会发出声响,堪称最理想。我虽无法那样奢华,至少,我想按照自己的喜好打造器皿,应用于现代的冲洗式厕所,不过如果特别订制那种东西,恐怕会耗费不少精力与金钱,因此只好怅然放弃。当时我感到的是,无论是照明或暖气、马桶,采纳文明的利器我当然毫无异议,但我想强调的是,既然如此,何不稍微注重我们的习惯与品味生活,顺应个人喜好稍加改良呢?

3

落地纸灯笼式的电灯之所以流行，是因为大家又开始关注一度被人们遗忘的“纸”类用品拥有的柔和与温暖，足以证明大家已认同“纸”比玻璃更适合日本房屋，但是关于马桶与暖炉，至今市面上仍未推出与日式房屋风格一致的类型。暖气好像还是如我所尝试的那样，在炉中装设木炭型电热器最为理想，却连如此简单的方法都无人肯尝试（当然也有寒酸的电火盆，但那和普通的火盆一样，取暖效果欠佳），谈到市面现有的用品，全是那种丑陋的西式暖炉。但，在这种琐碎的衣食住样式上费尽心思，其实很奢侈。想必也有人认为，只要能抵御寒暑与饥饿，根本不在乎什么样式。事实上，即使一个人再怎么坚忍，“降雪依旧寒彻骨”^①，只要眼前有了方便的器具，就无暇顾及风雅不风雅，只想尽情沐浴这些恩泽，实乃不得已的趋势，但我每次看到这种情形，总不免会想，如果东方能够发展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、特有的科学文明，我们的社会风貌不知会与今天有多大的不同！假如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物理学、化学，那我们应该早就据此发展出特有的技术与工业，在日常使用的各种机械、药品、工艺品等方面，想必也早就制造出更合乎我们国民性的产品了。不，我想，就连物理学、化学本身的原理，都将与西方人的见解有所不同，

① 出自日本平安时代末期西行法师吟咏的短歌：“遗世出家身已空，降雪依旧寒彻骨。”

关于光线、电力、原子之类的本质与性能，说不定与我们目前所学的东西相比，也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。我不懂那些学理性的知识，所以只能漫无边际地想象，但至少，如果实用方面的发明走上独创的方向，衣食住的样式自然不消说，进而连我们的政治、宗教、艺术、企业等形态也不可能不受到广泛影响，不难推知，东方应该早已自行开创出另一片天地了。举个浅近的例子来说，我曾在《文艺春秋》撰文比较过钢笔和毛笔，假设当初钢笔是古代的日本人或中国人发明的，笔尖肯定不会用金属头而是毛制的。而且墨水也不会用那种蓝色，应该会用近似墨汁的液体，并且设法让它从笔杆往笔毛的方向渗出。如此一来，西洋纸那种东西会很不方便，因此就算要大量生产制造，需求最大的想必也会是类似和纸的纸质，或是像改良式宣纸那样的纸张。纸张与墨汁、毛笔如果那样发达了，钢笔与墨水想必就不会有今天这样流行的盛况，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以罗马拼音取代汉字的“罗马字论”发展的空间，对汉字与假名文字的喜爱想必也会更强。不，不仅如此，就连我们的思想与文学，或许也不会模仿西方到如此地步，早已突飞猛进开辟更具独创性的新天地。如此想来，虽是微不足道的文具用品，影响所及却是广大无边。

4

对于这些事情的思虑，不过是小说家的幻想，我当然知道事已至此不可能让时光倒流，重新来过了。因此，我说这些不过是痴人说梦，发发牢骚罢了，但牢骚归牢骚，总之我们不妨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与西方人相比到底吃了多大的亏。换言之，总归一句话，西方是走上正确的方向才有今日的成果，而我们，遇上优秀的文明自然不可能不吸收，相对地，也开始走向与过去数千年来的发展截然不同的方向，也因此才会产生种种障碍与不便。不过，如果我们当初放任不管，那么五百年前和今天说不定在物质上都不会有太大进展。不信且去中国或印度的偏远乡村看看，想必还过着与释迦牟尼及孔子那个时代大同小异的生活。不过那想必也只是选择了合乎我们天性的方向，虽然缓慢，好歹是在一点一滴持续进步，说不定哪天，无须借鉴他人，就可以发明出真正适合我们自己的文明利器，足以取代今天的电车、飞机和无线电。说穿了，就算看电影，美国片与法国片、德国片在阴影及色调的调配上也各有千秋。撇开演技或剧本情节姑且不论，光看摄影，多少便已显现出国民性的差异，就算使用同样的摄影机器、药品与底片也还是这样。我们若有自己的摄影技术，就能很好地表现我们的肤色、容貌及气候风土。留声机与收音机也是，如果是我们自己发明的，想必可以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声音与音乐的特长。本

来我们的音乐就比较含蓄，讲求气氛本位，所以制成唱片或用扩音器放大后，便会丧失大半魅力。论及说话技巧亦然，我们的声音小，又比较寡言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乎“留白”，可是上了机器，“留白”会被完全抹掉。于是，我们为了迎合机器，反而令我们的艺术变得扭曲，甚至面目全非。反观西方人，机器本来就是他们发明的，自然可以满足他们的艺术需要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着实吃了大亏。

5

据说纸张是中国人发明的，我们对于西洋纸，除了单纯视为实用品之外别无感觉，但是看到唐纸与和纸的纹理，会感到一种暖意，令人心平气和。即便同样都是白色，西洋纸的白色也和奉书纸^①或白唐纸^②的白色不同。西洋纸的纸质有种反光的感觉，可奉书纸与唐纸的质地宛如绵柔的初雪表面，轻飘飘地将光线吸入其中，而且触感也很柔软，随便怎么折叠扭曲都不会发出声音，宛如触摸树叶一样安静、温润。基本上，我们看到闪闪发光的东西就会心神不安。西洋人用的餐具都是银制或钢铁、镍制品，打磨得光亮耀眼，但我们讨厌那种发亮的东西。我们虽然也会使用银质的水壶、杯子、酒壶这些东西，却不会擦得那样闪闪发光。反而刻意抹去表面的光亮，喜欢让它产生时代感，甚至烧得乌黑。不解其趣的女佣把好不容易生锈的银器擦得亮晶晶遭到主人责骂，这是许多家庭都会发生的故事。近来，中国菜的餐具一般使用锡制品，想必中国人就是喜爱它带有古色古香的味道。当它崭新的时候很像铝制品，给人的感觉不太好，但中国人要使用，就非得那样酝酿出时代感，让它变得风雅才甘心。而且表面雕刻的诗句，随着它逐渐泛黑，也变得浑然天成。

① 奉书纸，以楮为原料的厚纸，自古以来用于官府公文，是高级和纸。

② 唐纸，仿照日本平安时代传入的中国纸制成的纸张。白唐纸是将较粗的二级唐纸漂白而成。